

约山亭诗稿评注

〔清〕李永绍 著 兰翠 评注



齊魯書社

〔清〕李永绍 著 兰翠 评注

约山亭诗稿评注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约山亭诗稿评注/[清]李永绍著;兰翠评注. —济南:
齐鲁书社, 2015. 8

ISBN 978-7-5333-3387-4

I. ①约… II. ①李… ②兰… III. ①古典诗歌—注
释—中国—清代 IV. ①I222. 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1666 号

约山亭诗稿评注

[清]李永绍 著

兰翠 评注

-
-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营销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3.875
插 页 3
字 数 340 千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3387-4
定 价 49.00 元
-



前 言

李永绍(1650—1739),字衣言,一字绳其,号省庵,晚号痴愚老人,宁海(今山东烟台莱山区西解甲庄村)人。他出身于耕读之家,进士及第后,始为浙江乌程知县,官终工部尚书。一生经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入京奏对,雍正帝曾“温语慰劳,宠赐优异”(《牟平县志·乡宦传》卷七)。致仕后,李永绍在家乡闲居约山亭,种花竹、畜禽鱼,以饮酒赋诗为乐。

李永绍一生笔耕不辍,直到90岁还在创作诗歌,今传《约山亭诗稿》,依其家族所传手抄五卷本,分为《礼》《乐》《射》《御》《书》五卷,共888题(组诗为一题)。此本仍属残本,因其中有缺页现象。又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李永绍有《约山堂诗集二卷》(牟平孙氏抄本),集古今体诗二百余首,分体编次。

—

李永绍现存诗歌多为其致仕后闲居所作,在内容上最多的是关注天象和时令节气。大自然的阴晴风雨、旱涝冰雪,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诗篇中,如《望雨》《问雨期》《连阴叹》《喜雨》《盼晴》《大雷一鸣即止》《小暑已过未雨》《南风雨,北风晴,此旧规也,今岁不然》《秋旱》《忧旱》《云问》《风嘲》《元日午后大雪》《苦寒》《大风雪》《花朝大雪》《初晴》《正朔二日雪》《腊廿三日大雾濛雨》《风



雨》《元宵风无月》等；时令方面如立春、春分、立冬、小暑、冬至等；节日方面如除夕、元旦、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中秋节、重阳节、寒衣节、腊八节等。

李永绍这些关注天象时令的诗作，表达了他对民生民情的深切关怀。他经常是雨亦忧，旱亦忧，此类诗歌在其诗集中可谓比比皆是。

秋种季节，天气只阴不雨，土地干燥无法兴犁播种，他作《浓阴不雨》盼雨：“习习以阴雨不垂，遍询远近未兴犁。想因云布遮天眼，下土焦枯天不知。”大雨成灾时，他忧虑雨量过多：“编氓谁愿雨过犁，雨涨南河没地皮。集雨半年倾一日，从今畏道雨垂垂。”（《苦雨用盼雨韵》）

春天，他赞美“断烟能茁草，破块不过犁”的春雨（《喜雨》）和“阳和布泽好，共乐杏花天”的细雨（《细雨》）；夏天，他“寄语南河东去水，莫教再涨雨崖平”（《盼晴》）；秋天，他为久雨得晴，农民能够收获而狂喜：“西风端送晴光出，遍野腰镰听刈声。”（《久雨得晴狂喜二首》其二）冬天，他歌咏“雪飞七日恋朝昏，平压山川失远村。蛰种已藏十丈去，知为天子养乾坤”的大雪（《咏雪》）。

在农耕时代，百姓靠天吃饭，天气的阴晴风雨关乎着民生的温饱生计。李永绍曾为工部尚书，负责管理屯田、水利等事务，这一职业习惯固然会使他对晴雨旱涝的情况格外关注，然而笔者认为，李永绍这些关注时序的大量诗作，是源自他心系天地万物的仁者胸怀。他同情弱者，有着一副慈悲心肠。初寒时节，他为缺少棉衣的族人购买衣服：“初冬时见雪花微，落叶半凋未尽飞。莫道皇天连岁暖，人间尚有苦无衣。”（《族人无衣，买衣与之，走笔口号》）并由族人缺衣想到天下尚有很多穷苦无衣之人，可见其一片仁者之心。他偶尔外出，看到街头的盲人乞丐，衣衫褴褛，皮肤都被冻裂，就发动弟弟与子孙们募捐，买衣相赠。“余偶至街上，见两瞽目乞

者，身披破蓑衣，蓑草根根可数。上下周身，并无尺布，其下体用稻草遮护之。余敛资弟辈及子孙等，买衣衣之，亦善与人同之意也。”因为他不忍心看到乞丐“同生天地为人类，忍使周身无寸丝”（《买衣与两瞽目乞人》）。康熙四十三年（1704）春天，登州、宁海等地大旱，饿殍遍野。李永绍回乡见此情景，遂作《甲申叹（康熙甲申岁荐饥）》：“甲申之春人食木，哀哀那数只茆独。叹余适自江南来，千里榆皮总如沐。归里惨目尤伤心，挈男抱女街头鬻。鬻儿不出长跪求，一子不值一升谷。可怜壮夫怯风吹，瘦骨僵死累累伏。”面对“千村万落寂无烟”的惨状，李永绍仰天长呼：“安得高廩千万斛，大庇一郡穷民果其腹！”颇有“诗圣”杜甫的情怀。可以说，李永绍的这颗仁爱之心，是他忧虑自然灾害、关心农作物生长以及农民生活的心源所在。

李永绍这些关注时序的诗作大多与农事活动相联系，通过年复一年的吟咏，也保留了许多关于胶东民谚和农事规律方面的资料。如《两日云盛不雨》：“旱魃肆灾气正豪，万民盼盼望天高。雨师想避天无术，六月连阴空自劳。”此诗借助神话传说中旱神旱魃和雨神的形象，表达了诗人对异常天气的深切忧虑之情，尾句就记载了当地“六月连阴吃饱饭”的谚语。又如《重阳》：“乡人冬暖卜重阳，无雨有风亦不妨。落帽龙山千载事，何曾露顶厌风狂。”第一、二句写重阳节有风无雨，乡人在重阳日占卜天气的风俗。民谚有“重阳无雨一冬晴”的说法，因此，这年重阳日占卜冬天气候的结果将是一个暖冬，记载了胶东重阳的民俗。再如《送春牛》：“一握粗泥莫笑轳，春王正月古传留。爱羊自昔有端木，谁不今朝喜土牛。”记载了古代农民春天送春牛的仪式。春牛是用土制成的象征农事的土牛，后改作苇或纸扎成。旧时风俗，立春前一日有迎春仪式：地方官行香主礼，由人扮“句芒”鞭土牛，表示催耕迎春。此诗用孔子学生端木赐建议取消用活羊祭祀的典故，说明用土牛的由

来。这些诗歌记载的农事民俗资料不仅反映了古代胶东百姓的生产生活智慧,而且对古代农业文明起到了很好的传承作用。

二

抒写闲适旷达的心态,是李永绍诗歌的另一重要内容。他活到90岁,是当时典型的长寿老人,或许,他长寿的秘诀就是保持豁达的情绪。在他大量的日常生活的写作中,我们看到李永绍始终是平和淡泊、顺时委运、随和自适的。如《树影山》记自己因年岁老迈,视力模糊,将远处参差茂盛的树木误看成高低起伏的山峦,因此觉得有趣可笑:“独坐亭前掩竹关,披襟挥扇自闲闲。昏花老眼真堪喜,远树墙头作远山。”其诗《序》中写道:“闲坐亭前,老年人倦于远视,忽见墙头远山楚楚,此处旧无山,心颇疑之。熟视久之,乃远树参差,竟成远山嵯峨也。此段事亦自可笑,亦自有趣,无而为有,不胜观蜃楼耶?作此志之。”反映出诗人闲适、开朗、幽默的心态。《观剧不闻,笑吟》其二记其听戏趣事:“昆曲学调宫与商,喉咙竭力认潜藏。今朝方识无声戏,不觉掀髯笑一场。”诗人和儿孙们一起去看戏,因听力衰退,再加上昆曲演奏声音太低,异彩纷呈的戏剧在他这里变成了无声戏,“听戏”变成了“观戏”。即便如此,他还是兴致高昂,“掀髯一笑”正是他乐观心性的表现。

李永绍看待世间事物十分淡定洒脱。“得失偶然非厚薄,去留未必别安危。无私大造行无事,多恐苦迟亦不迟。”(《连阴不得雨自慰》)得与失,安与危,是与非,生与死,一切任其自然。他胸怀浩荡:“课雨常思邀卜士,量晴时或就农夫。太平幸际休明世,浩荡胸怀片事无。”(《闲遣》)他闲适自足:“乾坤容许着闲身,随运静看万物新。”(《春词》)“老去胸怀无是非,闲愁抛却浑忘机。策筇散步鱼缸侧,水底瞻天任鸟飞。”(《偶成》)他幽默诙谐:“九十老翁聋聩全,客来行步苦周旋。若逢六十香山叟,定向我前夸少年。”(《九十

笑》)他宁静虑清:“景静尘嚣屏,心闲杂虑清。障眸今世态,展册古人情。”(《秋末偶成》)“性情荒竹石,岁月老禽鱼。缅想旧时句,何曾渐改诸。”(《吟旧句》)在闲居的生活里,李永绍远离世事烦扰,或者读古籍,交朋友,或者拄杖漫步庭院,观鱼玩鸟,欣赏竹石,一直从容安详,悠然恬淡。

吟咏花草禽鱼,是李永绍闲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一生酷爱松树,松树有四时常绿的秉性,其内在品质和外在形象都与君子的品德相关联,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深受士人重视,因此,松树也成为李永绍寄托人格精神的最好自然物象之一。如《小松树》表现松树与自己性情相契合:“自甘拙朴不随今,纤巧屏除爱素襟。闲间移来小直干,因何深识老人心。”小松树的直干和拙朴,深得诗人的喜爱。《栽松》记载他担心儿童们顽皮破坏其新栽的松树,每天看望多次,足见他对松树关切之殷勤:“山中取土筑盆栽,别就墙阴汲水来。三月山童无歇日,看松计日几千回。”成山的老朋友知道李永绍爱松,大老远用车子送来了几棵松树。“或云此树尚未老,虬干还须几许年。正似人间酷饮者,道逢车曲口流涎。”(《成山田姓送秦松》其二)诗人见到松树高兴的样子,就像嗜酒者见到了载着酒的车子一般。这一比喻形象地表现出了诗人对松树的喜爱之情。

除了松树,李永绍还钟爱梅花、兰花、竹子、菊花等,他把这些传统的具有君子人格象征的花品视为知己。不仅如此,寻常的花品如迎春、牡丹、百合、茉莉、洋绣球、凌霄、茶花、桃花、杏花、槐花、夜来香、贴梗海棠等,也都是他笔下的好诗材。甚至那些不起眼的野花,如茴香菊、掘槌棚、贝草、蒿草等,也充满了意趣。在他眼里,可谓无物不成奇。如长在墙角的野蒿,可以留待中元节挂香灯。“对花检点即称朋,略放丛茅昔未曾。墙角偏留蒿一杆,中元欲待炷香灯。”(《戏咏蒿》)被一般人漠视的野蒿也大有用处。遍布山

岗的野花“掘搥棚”，因为多刺，连樵夫都视为贱品，诗人却能品出其似梅花的香气：“掘搥棚干遍山岗，丁丁樵子恨多芒。那知四月余春在，暗送梅花入鼻香。”（《掘搥棚》）在李永绍看来，物不仅可以各尽其用，物更可以各有其美。他对待无情的花草树木是如此，对待那些有情的禽鸟就更是如此。

在李永绍的诗中，鸟禽一类如鹤、鸱鹰、斑鸠、燕子、画眉、鸽子等也无不富有性情。他“鄙性耽禽鱼，爱鹤又独至”（《鹤又生卵》），因为喜爱鹤的轩昂姿态和高蹈风度而养鹤。如《观鹤戏咏》：“园中畜白鹤，瘦骨人称仙。阔步审佳地，长鸣达远天。小桥时伫立，草际任周旋。笑问千龄算，肯分到暮年。”《再观鹤雏喜叠前韵》：“离壳鹤雏未入云，仙禽仙骨人俱闻。羡他昂立轩轩态，凡鸟万千乌得群。”鹤雏羽翼渐丰，已显现出昂然异骨。作者养鹤十多年，与鹤朝夕相伴，感情自然很深。他对鹤雏倍加赞赏，爱其骨格，赏其姿态，遂其所好，盼其奋飞。对鹤雏超凡品格的赞美，实是诗人自己特立独行人格的写照。此外，“刺刺巧音啼不已，如逢旧识话离情”（《喜得画眉》）的画眉、“阶除缓步常相识，记取荒园岁岁留”（《语鸠》）的斑鸠、“构巢鬻子实恩勤，血性天真岂具文”（《燕哺雏小引》）的燕子，也经常老友一般地陪伴着李永绍。“物解依人恋旧德”（《又见鸠巢》），李永绍用充满怜爱的眼光表现禽鸟的灵性，这为他的老年生活平添了很多乐趣，令他感到十分欣慰。

如果说“日蒔花竹、畜禽鱼、焚香观书、饮酒赋诗”（《牟平县志·乡宦传》卷七）是李永绍主要的闲居生活的话，那么，狩猎活动就是他晚年生活的一个调剂。他可谓文武双全，诗作中那些跃马打猎的描写，又让我们看到了柔情诗人英武豪迈的一面。如《得三獐》：“白发飘萧兴自狂，擎鹰逐犬布山冈。题诗报与村夫子，错写真成三弄獐。”这是李永绍任职盛京（今沈阳）时打猎生活的写照。他当时已经七十多岁，虽然白发飘萧，但是老当益壮，牵黄擎苍布

猎平冈,收获了三只獐子。诗的后两句告诫那些村夫子,别像唐代奸相李林甫那样,“獐”与“獍”不分,闹出笑话,给全诗平添了一些幽默色彩。致仕闲居后,他仍然壮志不减,甚至做梦都出猎:“壮心不揣睡酣时,信马逐禽越岭驰。迤逦行来忘却远,梦中轻便梦中知。”(《梦出猎》)而诗人83岁高龄还披裘驱马,擎苍带犬,猎得山禽而还的经历,就不能不令人赞佩:“八十三翁羨少年,披裘驱马过山前。苍鹰耸臂真轻疾,猎得山禽带笑还。”(《出猎荆山寺》其二)这种豪兴和健硕的确非同寻常。

三

李永绍在为官阶段的诗作虽然留存不多,但是他任职盛京(今沈阳)工部尚书的两年,对东北风土人情的描写最具地域特色。他以一个胶东人的眼光记载了东北独特的气候和民情,如他体验的酷寒严冬:“寂寂晴光户自扃,曾无一客到门庭。厨娘近灶头常白,黔突凝烟雪忽停。冻舌晨鸡声尽断,当天午日色犹青,无风刺骨肌生粟,似此寒威老未经。”(《苦寒》)此诗第二、三联通过几个生活细节,形象地刻画了沈阳的极寒天气。原注说:“灶上女使,热气着发尽成霜,头常白。”“突口街烟,烟去而热气留,即成霜,皆成白雪口。”厨娘头常白,烟囱口常白,晨鸡报晓声断,当午日色犹青。这些严寒景象令人印象深刻。

诗人也好奇地表现了当地清凉无蝉的短夏:“此地全无暑,凉飏日日生。花开矜色艳,瓜熟嚼香清。散榻惟书史,关门废送迎。莫愁秋信早,尚未有蝉声。”(《夏》)“六月蝉鸣韵远清,欲高欲歇入风轻。缘何不识辽阳树,绿叶阴阴无一声。”(《无蝉》)辽阳的夏天无蝉,虽有花艳可饱眼福,也有香瓜可饱口福,然而夏听蝉鸣久成习惯,无蝉竟感觉不知有夏,未免令人遗憾。

东北的气候特点决定了这里的独特风俗,李永绍饶有兴致地

记录了当地的民风民俗,尤其是他创作的组诗《境闲皆道是东都》12首,详细描绘了他在盛京一年四季的见闻,将当地的气候、日常生活、农业生产、风俗以及饮食等方方面面的特点一一道出。如其五:“境闲皆道是东都,触目人情俭朴殊。夏葛冬裘惟适体,不崇华饰是黄虞。”表现的是质朴民风和尚俭释华的着装风格。其六:“境闲皆道是东都,大事模糊细不拘。处处田苗连锦陌,家家牛马散青芜。”记载的是百姓大小事不拘细节的做派。其十:“境闲皆道是东都,雪霁云空山影孤。稳驾耙犁寻胜去,高低冻玉如平铺。”再现的是冬季的交通工具耙犁和平底无轮冰车。其十一:“境闲皆道是东都,物物冬深分外腴。猎后八义车载满,全家食禄饱天厨。”记录了冬季打猎的收获以及当地称大鹿为“八义”的独特称呼。李永绍以新奇的眼光,以写实之笔,为我们记述了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事物,呈现了当时东北的社会风貌。这12首诗就是一幅多彩纷呈的东北社会风俗画卷,既有丰富的民俗认识价值,也有重要的社会美学价值。

李永绍在京城生活前后达二十余年,尤其是在康熙末以及雍正朝,他作为朝廷老臣,受到皇帝的特别恩待,因此也留下了一些咏宫中恩荣的诗作。这些作品固然避免不了歌颂圣恩,表达他对朝廷忠心的成分,但是,其中对朝廷事物细致的记载,可具补史之功,不仅显示了当时融洽的君臣关系,对康熙时期北京都市风情的描绘也弥足珍贵。如《郊祀恭依皇上诣园邱不能全礼韵》:“敬勤天子重园邱,民乐萦怀先独忧。礼乐详明非故事,情文昭格有根由。燔柴典巨许谁代,享帝心安惟自求。省豆省筮还九拜,上稽往古空千秋。”此诗记载康熙皇帝带领诸王及大臣郊祀的事情。康熙在位60年,郊祀之礼从不轻易派遣他人替代。当时他偶患足疾,身体不适,诸王大臣请上遣代,康熙回云“朕心不安”(作者原注),仍然坚持亲自参加郊祀,并行三跪九叩头礼。诗的第三、四联就记载了这

一细节,一方面体现了康熙对祭祀仪式的虔诚和责任感,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亲力亲为的个性。又如《汤山接圣驾恭赋》表现康熙畋猎的威武场景:“城门朝出日初生,半载臣心遑问程。草际凝霜野路湿,林梢透雪远山明。六军戢戢森弓矢,万马萧萧列旆旌。群下跪迎瞻圣武,周诗秣𦍋只虚名。”诗中原注曰:“上御极六十年,圣躬天健,是日亲带弓矢,臣工仰瞻,不胜欢跃。”康熙喜欢骑马打猎,此诗记载群臣迎接畋猎而归的皇帝,颌联的“六军戢戢”“万马萧萧”就渲染了畋猎随从的壮观场面。

在雍正时期,李永绍官至工部尚书,加上已达75岁,因此经常得到雍正帝的特别体恤,如《赐医纪恩》记叙自己因患嗽症消瘦,朝奏时雍正帝便问寒问暖,赐医赠药:“残喘摧颓嗽亦多,敢劳天子问如何。赐医赐药怜癯瘦,顾复有恩那得过。”皇帝对老臣的体恤由此可见一斑。《上命七卿从游圆明园看杏花》和《从上圆明园赏牡丹纪恩》都记载了跟随雍正春游赏花时皇帝的幽默与君臣的融乐关系。“天厨捧出泛君恩,香气直同花气分。臣子齐欢歌饱德,皇王降旨说乡村。”(《上命七卿从游圆明园看杏花》)虽然皇宫御厨烹饪的饭菜香气袭人,但皇帝谦虚地告知大臣们:“乡村饭,大人们食些罢。”“家常饭,尔等食些罢。”(作者原注)因此,《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集中丙午三月十七日从游圆明园看杏花诗自注云,上命内使传云,乡村饭大人们食些罢;四月五日赏牡丹纪恩注,上亲谕云,家常饭尔等吃些云云。两事皆可备故实,亦熙朝之嘉话也。”《从耕田纪恩》也可证史:“皇天扶着龙袍,济济从耕首六曹。纵降纶音分主伯,老臣终亩敢言劳。”春耕时节,雍正帝亲自扶犁,为百官做表率;并关心作者年老,命侍郎史帮助耕犁,而不服老的作者能够熟练地完成工作。此事在《清实录·世宗实录》记载曰:“雍正四年,二月,丁亥:上亲耕耤田,诣先农坛。致祭毕,更服至耕所,仍行四推礼毕。上御观耕台,命庄亲王允禄、怡亲王允祥、

裕亲王广宁行五推礼，吏部尚书孙柱、户部左侍郎蒋廷锡、礼部左侍郎阿克敦、兵部尚书法海、刑部尚书励廷仪、工部尚书李永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杭奕禄、通政使司通政使升授内阁学士图兰、大理寺少卿于广行九推礼。各以次耕如仪。”

君臣关系自古以来就是十分微妙的分寸关系，李永绍多年伴随在皇帝身边，先后服侍了康熙和雍正两位皇帝，仕途没有太大的起伏，职位平稳升迁，并时常能得到皇帝的特殊恩典，在封建君主时代，实为难能。这些作品记载的朝中君臣珍贵的生活细节，对于我们了解历史大有裨益。

李永绍在京城创作，还为我们留下了不少都市风情的资料。如《元日朝回途中作》：“香烟满袖路无尘，元日朝回景物新。簇簇衣冠蹀躞马，雍雍来往太平人。腊寒十日真成腊，春雪五天不算春。史氏应占称大有，行看红朽太仓陈。”此诗为新年第一天李永绍上朝后回家，路上有感而作。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尽管此年大寒异常，但是京城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派太平祥和。尾联巧用典故，“大有”是《易经》六十四卦之第十四卦，大有卦，离火在乾天之上。在天候上就是晴天丽日，在人事上就是蒸蒸日上之象。“太仓陈”出自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指皇仓之粮逐年增加，陈粮上压陈粮，表现盛世景象。《元宵》其二描绘清代京城元宵佳节的热闹：“蚁聚纷纷举步迟，九衢灯火也无奇。长安士女浑多事，彻夜驱车何所之。”京城仕女彻夜驱车狂欢，街衢人满为患，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畅春苑回道中作》则表现京城的整体面貌与繁华：“海淀午归早，肩輿过市廛。淡云收野日，残雪界田阡。树密烟藏屋，城高楼倚天。胜情人自得，不读帝京篇。”畅春苑位于今北京海淀区，圆明园南，今北京大学西，原址是明朝神宗外祖父李伟修建的“清华园”。此诗写作者从畅春苑回途中所见所感，中间两联由远及近，从郊外

的阡陌写到市内的高楼,次第有致,将北京城的面貌尽收眼底。

四

李永绍多才多艺,对书法和绘画都有较浓的兴趣。“徐徐睡起元无事,老手还书字数行”(《消闷自遣》)是他闲居生活的常态。他有多篇书法作品存世,诗作中也保留了不少关于对书画艺术的评价和见解。如《缺笔》议论书法家所用的名笔:“俗言书善笔非择,诸葛制工苏子推。我觊涂鸦不自量,亦嫌昌乐居毛锥。”宋代宣州诸葛氏擅长制作毛笔,诸葛笔是当时受人推重的名笔。擅长书法的人都希望能有一支诸葛笔。然而宋代大书法家苏轼认为,名笔如果用得不好,“皆得其形似而无其法,反不如常笔,如人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李永绍此诗即表达缺少名笔的遗憾,后两句自嘲可能是功力太浅,才会嫌笔不好。和朋友一起品书论字,是诗人生活中一件十分快意的事情。为官时,在退朝之后,李永绍会带着家藏的古代书法拓本,与老友一起分享鉴赏:“官忙谁解作闲吟,此日退归趁早阴。古榻挈将访友去,云浓未必即成霖。”(《访任坦公校大观帖》)“大观帖”是北宋官刻丛帖,由龙大渊主持,蔡京奉旨书写帖内的款识标题。石刻成后拓本用以赐给,因此流传较少,十分珍贵。闲居后,李永绍又常与乡贤高又树一起欣赏书法。《又树集古柏行字,事颇类李世贤给吴匏翁,即借用其事,并用其韵》就抒发对古人书法真迹湮没不传的遗憾:“悬知刻本来市上,技痒顿消不用爬。感慨古迹俱没尽,茫茫今古徒咨嗟。”对高又树集《古柏行》字一事大加赞赏。

宋代以后,书法与绘画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李永绍虽无画迹存世,但是他“消闲且品画,因老倦题诗”(《大雪》),诗集中的题画诗有近百首。他为前朝的画家画作题诗。如《题元人姜东野画竹》:“与可竹藏苏别馆,元人东野着高名。小斋悬壁偶然面,竟闻

萧萧风叶声。”将元人姜东野的画竹与文与可相提并论，可见对姜画评价之高。又如《集圣教序字题董文敏画册》8首是为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画品所作的题画诗。董其昌对清代画家如“四王”（王时敏与王鉴、王原祁、王翥被称为清代“四王”）等影响很大，他的书法也深得康熙、乾隆的推崇偏爱。李永绍这组题画诗着重评价董画的意境，体现了董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交融境界。但是第七首则纯用议论语：“情与山水契，心同造化游。笔机参妙会，清远罕其俦。”（《集圣教序字题董文敏画册》其七）评价董其昌绘画的创作规律及其风格，具有总结绘画理论的意义。《题戴文进秋江图》是题写明代画家戴文进的《秋江图》。《题徐文长画卷》4首则选取徐文长的四幅写物画来品题。李永绍分别以圆熟的葡萄反衬徐文长的特立独行，以行舟来突出徐文长的横世绝代，以螃蟹来显示徐文长的怀才不遇却坚毅不屈，以画王羲之换鹅来表现徐文长的才华横溢而又洒脱飘逸。通过画品写出人品，诗人赞美了徐文长的才气人格。

李永绍也为当朝画家的画作题诗。王时敏是明末清初画家，号烟客，擅山水，专师元代黄公望，笔墨含蓄，苍润松秀，浑厚清逸，其绘画在清代影响极大。李永绍先后有20首为王时敏绘画题写的诗歌，《题画》38首中的前8首、《集圣教序字题王烟翁画册》12首，主要描写了苍山、茂林、烟霞、幽人、古寺、流水、松石等画面内容，如“云收雨意岩中净，天出晴容岭外披。卉木随风先洗叶，山空境旷露清奇”（《集圣教序字题王烟翁画册》其八），“雪后静晴天影微，万山寂历少云飞。凝华一叶崖前住，戴笠披寒何处归”（《集圣教序字题王烟翁画册》其十二）。突出王时敏山水画旷远的意境、尺幅千里的特点。李永绍的好友沈宗敬工诗、善书、通音律，并擅山水，《清朝画征录》有记载。李永绍的《题画》8首是为这位好友的山水画而作的题画诗。这组诗开篇谦虚地说自己对绘画不求深

解,其他7首或咏画中之景,或赞友人画境高逸,如其三:“健笔凌空透石痕,郁蒸云气隔林屯。飞流直下分山界,纸上如闻涧底喧。”可见沈氏绘画的意境。

李永绍还为不知名的画家作品题诗。如《题画册美人》6首分别描绘了古代美女闲来观鱼、对枫孤坐、怀抱月琴、画补残妆、对梅吟诗、蹙眉读书等生活场景,再现了古代仕女画的内容特征。又如《题画》38首中为不知名的劳山人画作题诗。总之,李永绍深悟“意在有无中,得之笔墨外”(《题画》其三十三)的绘画韵味。题画诗或是表现清雅山水,淡泊幽居,或是摹写蛱蝶蜻蜓,水鸟白鹭,或是再现仕女生活细节,幽怨闲愁,既生动地反映出古代文人山水画、写物画、人物画的创作特点,也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画史资料,同时也显示了诗人对绘画艺术的审美功力。

五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李永绍“其诗未能雄深,而有澹雅之致”,概括李永绍的诗风可谓中肯准的。李永绍诗歌这一特点的形成与特定的时代环境有关。从社会身份上看,李永绍是中国古代传统知识分子的精英,又是在清代官场有年的高级别官员。从时代背景上看,李永绍生活在清初,又逢康、雍之世。这一时期是社会发展的“太平盛世”,但也是清代大兴文字狱的“酷世”。特别是在“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故官养心殿雍正帝手书楹联)的雍正时期,其文网之密、文祸之重远超前代。作为一个侍奉清王朝的汉族官员,其诗作又怎能“雄深”?

不能雄深的“澹雅之致”,既指李永绍诗作的内容,也指他诗作的风格。这更与李永绍的个性有关。如上所述,他兼具杜甫式民胞物与的仁慈胸怀和白居易式顺时委运的心态。悲天悯人的仁慈使他“故于民瘼,极为关心”(《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忧民

忧天下，以乡村父老之忧乐为己之忧乐。《喜雨》：“甘霖两月恨来迟，一夜东郊雨过犁。父老莫愁麦力短，秋成加倍自称奇。”《庄农获稼》：“禾稼全收宽眼界，林黄叶染占秋荣。村村场圃谁家阔，一饱欣然妇子情。”诗人对于父老之愁和妇子之情都能感同身受。李永绍忠诚于朝廷，惟期国泰民安：“扞怀矢瘁志，报国鲜良谋。”“惟期人物泰，万载颂金瓯。”（《汤山谢恩》）顺时委运的心态让诗人为人宽厚、坦白、信真，处事任天然、随屈伸。其《自笑》总结自己的性情说：“平生无可道，检点痴顽身。宇宙原宽大，行藏随屈伸。老羞自笑我，壮忖不如人。坦白兢兢守，任天颇信真。”

因此，李永绍特别喜欢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歌，他在闲暇之时创作了大量的集句诗，有集苏轼诗句、集陆游诗句以及集明人诗句等，其中以“集白诗”为最多，如《集白香山句》《季春集白句》《再集白句》《友人送花集白句》《衙退无事集白句》《挂幔帐集白句》等。这些创作一方面显示了李永绍富赡的才学，对于前代诗人的作品熟稔到可以信手拈来，另一方面，其抒情言志十分贴切，如同己出，更可以看出诗人旷达恬淡的性情爱好以及闲淡清雅的创作风格。正如《村居》诗所言：“吾村无异姓，比屋皆昆弟。策杖时过从，稼穡量晴霁。纵谈无古今，间一及文艺。寄情山石间，花木商酌制。相对都白须，乐事得真际。过眼付之天，荣枯非所计。”在寄情山石间，在纵谈古今中，在间及论文艺时，李永绍的淡雅诗风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李永绍虽然处在清代主流诗人群体之外，但是，他的创作再现了清代康熙时期宫廷大臣们生活的真实场景，记载了当时北京的繁华都市生活，表现了胶东和东北的民俗风情，留下了大量品书论画的作品，为丰富清代康乾诗坛增添了清新的一笔，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民俗民生以及农事天气资料，还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胶东士人正直宽广的胸怀和幽默豁达的性情。同时，他以一个